南臯鄒先生語義合編

南臯鄒先生講義合編下卷

大學

大學之道首章

學說着一箇大便是徹天地亘古今無有對待的

明明德德本明也人只爭一箇覺耳儒者不識

此義以明德明明德樓上架樓頭上安頭說甚

明德

親民更不必作新字看親字更有味看書曰百姓

不親吾輩舍親民更無明德忠告云未親民時遂無明德乎不知

上言明德頭腦已在不須更用安頭明德只在親民如巧只在規矩孔門言仁仁是頭腦夫子告之只在視聽言動上出門使民處指示用力信如所言則夫子少了未視聽言動未出門使民以前之仁矣其然乎

止至善須要知人人具有至善只是不止一止而至善在是曰何以止無意必固我是已忠告云此是修法向上更有止法分止修爲二已是大錯況言止更有法有法得謂之止乎請問大匠有巧法否

一知止定靜安慮自然而然非落階級非有次第可言陳子安問晦翁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

止處便是工夫黃去私亦問知止至能得晦翁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然如此由此觀之晦翁已掃却階級非特一鄒子之言也忠告謂非一蹴而至且云知止者一悟即至佛地但眼清耳更須踐履始得夫云至佛地則踐履矣而又言更須豈不悖耶辟如人有眼疾不得清明則或攝養務盡調治之方或求醫不遠秦楚之路多少踐履眼始得清若待清後踐履晚矣

本末終始是一串事語末即是本語終即是始分別不得

忠告云果如尊見聖經應云物無本末事無終始但一知止即近道矣此泥詞之失也夫聖經所謂先後者如下文先治其國以至先致其知而后知至以至而后天下平但令知箇頭腦非真有箇界限節候可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物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只是一時事所以謂之無始終無本末若執泥其詞以爲先做了本而後及末先完了始而

後面終則無末之本本將何顯無終之始始能孤懸殊失聖經之旨矣

古人志願便大發心便欲明明德天下國家除了身說甚天下國家所以說修身除了心意知物說甚身所以說誠正格致人知誠意之意不知無意之意人知正心之心不知無心之心人知有知之知不知無知之知人知有物之物不知無物之物能知無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始足語格致誠正始可語明德

或問曰明德親民止至善有先後乎先生曰無先

後舍親民更無明德更無止至善曰如何不只
說親民又說明明德曰子試體之日間那有不
親民時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內則對妻
子奴僕外則對朋友皆親民也惟親民而後明
德不爲虛浮曰如何是止至善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孔子止至善爲人君止於
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文王止至善曰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無思也無爲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知止之實也知止能得有次第乎曰無次第一知止即是能得更別無所得若先止而後得不知所止者何事有心求得先已不止矣曰然則本末始終先後之說非乎曰本末一條始終一貫如環之無端斷本末始終而二之者此後儒之支離也經只言知止忠告云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添上幾字便有多少病在

或曰格物之說其義不一有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事物之理者有云格其不正以歸于

正者有云格去其物欲之私者有云格式也又云格通也彼執一說則非此此執一說則非彼其拒而非之也若築河堤以障百川然子何說之從先生曰道而曰大學而曰大譬之海然百川爲流不同同歸于海百家爲說不同同歸于學使盡依其說而有得其爲明明德一也曰然則子何說之歸曰弖不敢外先賢以爲之歸萬物皆備于我矣何物而非我也能反身而誠何我而非物也執一說以槩格物者諸儒之陋也

或曰修身爲本近儒提此四字如救命靈符然乎否乎先生曰聖賢之言隨地見珎說到修身爲本可闕他說不是惟是說修身是說箇郛郭如今人說做屋定要去辦財料去請工匠磚瓦之類自少不得學真要修身便自去理會必到知止而後已學不知止漫言修身如農人運石爲糞力愈勤而愈遠矣

所謂誠其意章

大學之要無意而已無意入門誠意而已然徒知

誠意不知意之面目未有能誠意者故教人以觀意之所自來何處看得只在無自欺無自欺何處體貼你看人聞惡臭那箇不掩鼻見好色那箇不喜懽好色不專是女色如穿件好衣服顏色之類便是好色這箇好惡就是意根那箇人不求自慊又小人爲不善見君子厭然厭然處亦是真意這箇真意發根處至尊無對所以謂之獨君子慎獨慎字從心從真只是認得此真心不爲意所掩故通天通地指示莫違心廣

體胖所以真慎獨後儒之所謂慎獨者則以身爲桎梏如何得廣與胖無意之旨荒矣忠告云单言無意而不提出至善則學無主腦何所歸宿夫既無意則真矣而又求主腦又求歸宿猶有意在頭上不可安頭到家莫更思家忠告又曰無意猶落有無邊事果爾則無聲無臭亦未至矣

瞻彼淇澳二節

切磋琢磨恂慄威儀賢賢親親樂樂利利此誠意入門求真心功夫也何以謂之切磋與朋友切切偲偲何以謂之琢磨就明師琢削磨練世間不有無良友而能切磋琢磨者恂慄威儀非指

效驗卽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之意功旣如是密矣于君子見可賢者吾賢之可親者吾親之小人彼樂矣吾從而樂之彼利矣吾亦從而利之在天壤間一團太和元氣盎然方是真明德親民之學切磋琢磨恂慄威儀亦是親民賢賢親親樂樂利利亦是明德親民中有明德明德中有親民分析不得

康誥曰克明德二章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終結言曰皆自明也自然而然是明的
豈容一毫人力叅和得
盤銘日新又新若不從明德本來家風叅透縱說
猛進土木形骸如何得新
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合聽訟章
這四節書括盡大學一部大學之功全在知止故
引詩以結之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令人往
帝都未到帝都千蹊萬徑不肯休既到帝都則
心便休緜蠻黄鳥止于丘隅鳥到丘隅便止詩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總是寫文王一段止於至善的氣象爲人君止於仁止卽仁也爲人臣止於敬止卽敬也爲人子止於孝止卽孝也爲人父止於慈止卽慈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止卽信也文王旣知所止遇爲君便仁爲臣便敬爲父便慈爲子便孝與國人交便信如天之萬物並育非一一而雕刻之也聽訟吾猶人也極形容止的一段精神令人兩訟則必設爲詞說以哄上官上官有明白的宅膽落心驚眼看天手扒地

身心俱忘平素打點的話都不中用了吾儒學者一向說明德說親民說止至善說格物千言萬語旁引曲譬那個是宋儒說那個是我明大儒說縱說得伶俐與自家身心無干一到知止則水盡山窮無復可言說如此方謂之致知方謂之格物此謂知本致知與格物原分不得故先賢合爲一說者以爲格物致知未有傳義千古竟矣

所謂修身章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人心只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諸事此皆意也這有所不是尋常人有所世界上儒者多落此坑臼肯做功夫的人方纔謂之有所所以聖人復提醒也不得有所愚故曰人知正心之心而不知無心之心知無心之心而後謂之正心

所謂齊其家章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盖人身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諸情皆意也之其所亦不是尋常

的人有世間有一種稱解悟人說道理無處不是欲也是理任其情之所之或親愛或賤惡或畏敬或哀矜或敖惰再不當乎天則如何說得脩身這辟字不要看得輕辟則爲天下僇矣學問如何一悟便了得正心修身二章宜合看正心章是箇有所的人故先賢教他不要有所見學問執着不得修身章是個無所的人先賢教他之其所也不得見學問放蕩也不得無所與之其所俱不濟事如何是好急宜透此一段

所謂治國章

治國不越孝弟慈可見聖人未嘗說法制禁令孝弟慈皆本天然可見未嘗費些氣力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先賢形容天然處何等親切一家仁一國興仁須要看興字興字有生生不已之意堯舜帥天下以仁要看帥字有只在自家爲主之意後面引詩宜其家人宜其兄弟其儀不忒只是說到自家身上來揔之以身爲國帥不自國求也

問一人貪戾貪字易見戾字何義先生曰貪字其人多係汚下戾字多係高明的人如巳有技能視人之技能不巳若者皆戾也而持正守節視世皆無足以容身者亦戾也今之講學號爲眞人而不免於戾者幾何人

所謂平天下章

平天下亦只是人人孝弟慈而巳要天下孝弟慈又只在自家絜矩矩未絜只是好惡兩端有天下之責又只有此數樣人如樂只君子今郡縣

官之類是也要端好惡而後爲民父母赫赫師尹今方面巡撫之類是也要愼好惡而後爲民具瞻好惡一僻則爲天下僇矣一个臣今宰相是也要端好惡而後保子孫黎民媢賢妬能好惡不端卽子孫黎民且殆此能好惡仁人必放流之屛諸四夷不與之同中國也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今爲人君是也爲人君好惡端得衆則得國好惡不端失衆則失國人君好惡惟進退間見之若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爲惡

人之所好拂天之命而菑必逮夫身矣若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謂好人之所惡過於昏昧而菑亦逮夫身矣康誥不云乎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甚哉爲君之嘗絜矩也抜自具瞻至爲君皆有徹詞獨於樂只君子惟說民之父母何耶盖大臣民之表也人君大臣之表也守令好惡不端其去之也易大臣人君好惡不端其禍也長故戒之也深然此諸様人人有秉彛个个有良心彼好惡之偏豈肯自說是

偏畢竟是有個蔽處蔽處安在只在是一個財字財利一蔽了心所以爲大臣爲人君將定盤針錯了所以極言財利之不當好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不仁者以身發財提醒人臣財利之不當好也生財有大道引楚書舅犯畜馬乘長國家者提醒人君不當用好財之臣也爲人臣爲人君而能不好財則心中澹然無欲無欲則其好惡也如妍媸在彼巳何與焉是故平天下在絜矩而絜矩之要在無欲

有天下責者無以爲危言

治國平天下章要合看可見大學治平亦不越孝弟慈即不越老安少懷之旨家常茶飯却與天地同流平字要玩味王道平平霸者則驩虞矣

問斷斷休休有同異乎先生曰斷字與續字對人當大任於平素計較心恩仇心毀譽心名利心一齊斬斷方能休休如令人當大任一心思量美田宅堆貨財招權納賄恐人不附巳者多係賢才假恩威以屏斥之禁錮之心中如何得休

休所以社稷不蒙其恩未轉眄而子孫亦零落矣趙普半部論語佐太平豈未曾讀大學耶

問大學有三本果孰爲宗先生曰若能知止石本可也古本可也朱本可也學不知止無一而可

先生曰尋嘗見漢儒以下著述惓惓于古書一字一句竭力辨正甚厭之只于自身上全不干涉自身上做不去卽將古聖人書磨勘十分明白又添百分障蔽大學之書紛紛辨正在近儒尤甚真爲可厭反之自身眞是頂門一針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天命之謂性括盡一部中庸率性之謂道是合下悟道的人不煩擬議所以隨處是道此句是宗門然天下不皆能通宗的人所以又說教門修道之謂教正是教他去修道何以謂之修道你看那一條路原平平坦坦堆了荆棘污泥便不謂之道惟去了這些污泥斬了這些荆棘就謂之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節是单指

修道之功夫莫見莫顯正中上面工夫之當用這個又謂之中又謂之和又謂之獨隨處異名俱是強名識得性連那三名字都沒有了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即是修已安百姓更無别奇特忠告解修道之謂教爲教人則自明誠謂之教教字豈亦教人耶

問何以謂之性先生曰可得而言者非性也終不可得而言乎九經三達德五達道皆性之散見也費隱一章鬼神之爲德一章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則已全拖出性與人看只在人自悟何如

耳不必言何以謂之性也

問何以造得率性曰子早間起來梳頭乎曰梳頭子還想了去梳亦不想了去梳曰這何須想早間自然梳曰子亦有率性時節只是子不肯承認耳曰然則率性君子戒慎恐懼之功可廢耶曰何可廢但率性君子戒慎恐懼即不覩不聞不覩不聞是戒慎恐懼

問道不可須臾離還是人不離道道不離人先生曰合成一家離人無道離道無人

問先輩有云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其說何似先生曰若看便屬已發矣曰然則何似曰離已發求未發即孔子復生不能子且觀中節之和即知未發之中

問中與和有分乎先生曰離和無中離達道無大本曰中有定所乎曰若有定所則子莫之執中也去中遠矣

問堯舜孔子不致中和乎當時洪水滔天春秋之時政柄不一如何筭得天地位萬物育先生曰

子謂堯舜孔子不位育乎予與子講贖久矣安得有今日這個位育亘天地亘古今無了期

問天地位萬物育註云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萬物之氣亦順其說何如先生曰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氣即萬物之氣故曰天地萬物莫非我也若心屬天地氣屬萬物吾無心氣矣造化與我原是合一的

君子中庸二章

此章要看得君子不是大奇異的人只是庸德庸

言小人亦不是尋常的小人亦是入細但不明
中庸所以爲小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不必又别生枝節解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孔子正是君子中庸除了子臣弟友庸德庸言
更何處討中庸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
也亦不必别生枝節解下面知者過愚者不及
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正是反中庸其至矣乎是
詠上節
問註云君子而時中是兩截解然否先生曰說着

君子就能隨時處中不是兩截說着小人就是無忌憚不是有小人之心又無所忌憚

道之不行二章

後儒只管分知分行聖人說道不行由知者過遇者不及說道不明由賢者過不肖者不及分明是合知行論如何却分得人人終日在道中却不知所以即飲食鮮能知味來即說到知上如今人與人相處他好處只是不知豈有知他好處又不肯學鮮能知味是聖人冷語甚醒人眼

目註云不明故不行此語得之

舜其大知也與四章

舜之知不是玄虛只在好問好察隱惡揚善用中於民上此所以爲大知後世之所謂知者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耳惟納諸罟擭陷穽之中彼自以爲中庸而不知不能期月守耳回之爲人也擇中庸拳拳服膺勿失亦回之知也虞庭只有一舜孔門只有一顏子可見中庸之不可能也

問何以爲納諸罟擭陷穽之中先生曰不在好問好察隱惡揚善用中於民上卽爲罟擭陷穽如今人只管在五陰識神中沉潛思索自以爲有得不知落了陰界非罟擭陷穽如何

問旣擇乎中庸矣何以不能期月守先生曰只恐所擇者非中庸耳旣曰中曰庸不必守而自無不守

問回之拳拳服膺勿失註云捧而著之心胸之間然否先生曰若捧而著之心胸之間正夫子所

謂略獲偽穽之中非囘之爲人囘之爲人惟在擇乎中庸得一善旣得一囘無守拳拳服膺者其竭才擇善之間乎

問中庸何以不可能先生曰不是不可能只是鮮能知味旣知味則聖人成能百姓與能何不可能之有

子路問强二章

中庸道理極平淡無奇可見子路問强盖欲以所長自見而夫子告之只是約向自巳身上來曰

和不流曰中立不倚曰不變塞此豈尋常可能
惟明中庸者能之不曉得中庸只管去美恠闘
奇不見得中庸滋味未免半塗而廢惟聖人依
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世上人知而不悔
好名者容能之若既遯世連那名都沒了而不
悔此聖人能之聖人即中庸也
問何以曰不變塞先生曰塞字與通字對國有道
亦有行不通時節何謂行不通或見怒于權奸
而不變所守豈不是強曰既謂之有道何以尚

有權奸曰你道青天無雲在
和而不流將明道先生來看中立不倚將伊川先
生來看國有道不變塞將柳下惠看國無道至
死不變將文山先生來看更親切然則和者不
中中者不和不變有道又變于無道耶各有所
勝耳孔子如太和元氣流行無跡
問何以謂之索隱先生曰今講學士外倫理日用
說心性入牛毛者是已何以謂之行怪曰今服
堯服冠伊川冠之類是

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孔子汲汲皇

皇求人知既而不知能無悔耶先生曰此初九

潛龍也若孔子羣龍無首

君子之道費而隱五章

這四大段書說君子之道即是中庸之道以道必

說君子正是君子中庸費而隱至察乎天地正

是形容道之廣大精微道不遠人至胡不慥慥

形容道之在人不遠君子素其位至反求諸身

形容道之樸素平坦君子之道至父母其順矣

乎形容道之卑近鬼神之爲德至誠之不可揜
結果只是一誠何謂費而隱儒者云放之彌六
合卷之退藏于密是也你看那夫婦至愚不肖
却能知却能行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天
地亦有餘憾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道何如
其費隱然亦無處不可見鳶飛天魚躍淵造端
夫婦察乎天地何處非道道何嘗遠人人自遠
耳執柯伐柯猶有彼此之分以人治人實各足
之理人孰不嚴以望人恕以待巳惟恕心待人

嚴以反己真覺子臣弟友有未盡分處言行有
未盡謹信處則慥慥篤實而還吾太素矣可以
富貴可以貧賤可以夷狄患難可以和家室樂
妻孥順父母無入不自得矣然實反求諸身來
只在一誠誠不可掩
問旣云索隱矣茲又曰隱何耶先生曰隱字啓後
儒思索懸想之端世儒求隱于隱自日青天說
夢不知求隱於費所以聖人將五倫獻出與人
看

問夫婦與知與能是男女事乎謂不是亦不然謂是亦不然你看夫婦在室中父母在知奉承父母亡知哀痛子女知慈愛見乞丐知施舍人說道不好知惶恐豈不是與知與能

問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既曰聖人何亦有所不能知不能行乎先生曰惟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而後爲聖人蓋至於不知不能而後爲神化曰問禮問官農圃之類以此爲不知不能然乎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此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大段着力不得此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問語云君子載道而行茲曰莫能載何也先生曰人能弘道仁也者人也謂君子不載道非也然則何以載曰以莫載爲載

問鳶魚何與於道先生曰庭草何與於道周子曰與自家意思一般知庭草與自家意思一般則鳶魚亦自家意思急開眼莫思量

問造端夫婦察乎天地然則必先始于夫婦而後及乎天地耶先生曰造端與及其至亦語辭耳

須知夫婦小天地也天地大夫婦也若看天地夫婦作兩件亦不得

問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玆又曰忠恕違道不遠然則忠恕尚與道畧有相遠處先生曰反身而誠忠恕卽道强恕而行違道不遠曰無忠做恕不出其說何似曰以忠作恕先已不忠何能做恕此後儒之支離也

問子臣弟友如何曰求曰未能先生曰此正聖人忠恕處世人爲父只責子孝及爲子却不能以

之處兄弟朋友皆然世人只管求人聖人只管反巳此與所惡於下一節並看聖人未能正是絜矩處問于五倫中夫婦居一聖人何不說未能先生曰前段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巳言之矣

問不敢盡不敢不勉聖人得無勉强先生曰聖人心極大亦極小聖人心小所以不敢世人膽粗所以敢

夫子說君子有四道丘未能一焉何四道爲人子

事父在孝其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爲人臣事
君在忠其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弟事兄以恭
其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交友在信其求乎朋
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四者在德爲庸德在言爲
庸言其于庸德庸言處不足不勉有餘不敢盡
求言顧行行顧言抵于慥慥之君子然其實未
之能原夫子之言人人都説夫子是謙辭今日
看來不是謙辭夫子只是學而不厭何處看得
只將求字未能字不敢字看得今人只管求諸

人惟求諸人件件都說是己能所以敢持一敢心何事不有餘夫子只是求諸己惟求諸己件件都是未能所以不敢持一不敢心事事是不足可見堯舜而上無盡夫子止是祖述堯舜豈有盡時不是夫子謙是夫子實話我輩今日在一堂之上只省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交朋友何如纔算得學一有未能正好孜孜講究明道先生云天地萬物各有不足之理常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有多少不盡處吾輩聖不如

孔子大賢不如明道正好在五倫上着力外此
爲學者不是庸德庸言是異端中庸這章書與
大學相貫串大學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穆穆
卽是慥慥止仁止敬止慈止信卽未能之意又
所惡于上一節卽所求乎子一節之意學庸一
書無非要人在自己身上體出五倫來如此方
謂之大學方謂之中庸
問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何者謂遠與高先生曰邇
卽遠卑卽高分高卑遠邇作兩截看無惑乎愈

高愈遠須信當下即是終身目前即是天堂故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問中庸何以說到鬼神邊先生曰外人身而言鬼神者此荒唐之見也你看人即鬼神則鬼神即是中庸鬼即隱也神即費也於此見中庸廣大又神妙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中庸亦是如此未知中庸之無方而以有方求之未知中庸之無體而以有體求之皆射思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八章

舜之大孝武王達孝夫子告哀公為政亦只是盡中庸之道郤又歸重一誠來聖人至誠所以與天地合德此是數章大主意

問舜之大孝次即說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世之不尊富者將不得為孝乎先生曰只在德為聖人聖人不必索之玄遠一個瞽瞍大舜忘了他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封他處置得宜象又不得肆其虐巳又不薄其弟豈不是聖人如何

問宜民宜人如何謂之宜先生曰謹庸德庸言無一毫聲色者即謂之宜大學曰宜兄宜弟宜其家人中庸曰宜民宜人今之欲處一官者曰某事不宜曰與地方不相宜嗚呼宜之一字難言久矣予一生遯于山林不得行志只學欠個宜字世之以隨俗求容者却又與宜不相似

問達孝與大孝其旨同否先生曰大者如天之無不包達者如路之無所阻達道由大本而生此可見矣

問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聖人之意言表可見先生曰不知也吾與爾闕疑可矣

問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一治國如何即反掌先生曰你無看明字大輕一事明百事明

問修道以仁仁者人也又說出一個義理等殺然則有矣窮乎先生曰只是識得仁者人也一語盡之尊賢親親等殺分殊處自理會得

問五達道三達德俱云所以行之者一也至凡為

國家有九經又說所以行之者一也這一字還當作誠字看否先生曰既說到知仁勇五倫那一件事不誠若不誠且莫不得知況說其它這一字即吾道一以貫之之一即凡爲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亦是一貫之一聖人說道理零碎了恐人從零碎處尋道理說天德也說到一來說王道也說到一來正如地之行龍到緊關處一束精神便不散亂曰如何子知爲一貫之一曰予以聖人言知之曰何言曰天地之道

可一言而盡也曰其爲物不二而學問中事又貳得

問先正云物物是生知個個是生知茲又曰學知困知然則知有不同先生曰試問子學知困知與生知者性有異否曰無異曰性既無異學知學此生知也困知困此生知也故曰及其知之一也

聖人說九經如四時行運如七政旋轉一字少不得立萬世爲人君爲人臣之極打頭即說修身

提了經世的把柄大臣曰敬羣臣曰體不曾說
敬重大臣把羣臣丢了說着體字有滋味
問敬大臣今有之乎先生曰寵則有矣敬未之見
曰何以謂之敬曰必有所不召之臣是也曰何
以謂之大臣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是也
問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得無致飾于外乎先生曰
聖人說齊明二字其義不淺湛然純一之謂齊
明者虛靈不昧如何說他致飾于外
問凡事豫則立還是前定乎誠否先生曰誠是件

東西物件可前定誠不是物件如何豫定得曰然則豫字何義曰易言之矣豫順也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順者順性而行之謂也言行事道亦順而行如何得跲與疚與窮在下位諸語正發明豫立之義又歸在順親順親又歸本明善來若不明善縱說個前定是個假的

問誠者擇善還是將天理人欲中擇個善來固執還執個善字否先生曰善不落思勉天地間只

有一善再無二擇者擇此不思勉也固執者執此從容中道也若落思勉筭不得善若固執筭不得中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求不思勉的道理

問明誠還兩事否先生曰天生人個個是誠明的惟迷了所以因其明處而設教其實誠明無兩件

問至誠盡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先生曰性原是通天地民物一貫外人物天地而言性者不知

性者也至誠明了性惟有盡人物之性一事更無別事惟有徹性地者自不容已先師盧山先生云吾儒與佛氏異者全在盡字上謹識以俟同志

問何以爲盡人物之性先生曰盡人之性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已聖人只是孝弟慈豈有奇特盡物之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鳥獸咸熙魚鱉咸若是已

問盡人物贊天地化育惟達而在上者能之若不

遇而窮者不能先生曰天生人有耳目口鼻個個做得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夜無隔宿之糧亦做得曰這樣人如何盡得人物之性賛天地之化育曰一念不敢傷天地之和即盡人物之性賛天地之化育也豈但這等人即如強盜刼了一顆人中間有子代母死者或貸其母與子又以物償他又如乞丐乞了飯食奉母又唱囉哩嗹與母聽亦是它一事盡人物之性在

問致曲之旨何如先生曰盡性人之生也直直道

而行不直則曲所以須致曲曰請發其旨曰見孺子入井自然有怵惕惻隱之心直也納交要譽惡聲斯曲矣然則何以致之曰程子云人須是識其真心此致曲之旨也曰形著動變化何如曰即善信美大聖神是已

問前知還假億度否先生曰明鏡當空妍媸畢照大陽一出魍魎悉消不知明鏡大陽還假億度否

問自成自道請發其義先生曰公適來問我還是

有人來叫公來問亦是來問曰此自巳發心腸如何人使得曰爾之問即自是自成自道除此一問更無處去討自成自道公透此曰仁曰知曰合外內之道曰物之終始更不煩我告

問至誠無息至純一不巳還是以人合天否先生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識得天是人人是天則慱厚高明悠久載物覆物成物豈是竒特事純一不巳不二是也不二則自不息

大哉聖人之道六章

聖人之道卽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卽中庸之道這中庸之道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是道君子尊德性一節虛說體道之功爲上不驕爲下不倍正是功夫實落處愚而好自用王天下有三重又發明爲下之不宜倍仲尼祖述堯舜是不倍之証唯天下至誠至其孰能知之見聖人之道亦不可倍也發育萬物萬物發育卽道也非有道發育之也峻極于天天之高皆道也非有道以峻極之也禮儀三百三百皆道也威儀三千

三千皆道也可見道無一毫空隙破綻凝字最當玩味如下面不顯篤恭無聲無臭即是凝之意

問尊德性道問學有次第乎先生曰無次第這一尊德性便了曰如何不止說尊德性下面說出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語曰既說德性說尊豈能加得一毫再無着手處有着手處只在道問學廣大高明諸語俱是道

問學中事如世間學者覺狹隘則致廣大覺粗

跡則盡精微覺卑暗則極高明覺偏僻則道中庸溫故者時時做情也知新者日有開發也敦厚者矯輕也崇禮者見天則也總只是求見德性體段則廣大高明一齊俱到匪是做了尊德性又做道問學做了致廣大又做盡精微心神應接不暇即堯舜周孔亦所不能

尊德性者崇效天也崇禮者卑法地也今世以悟便了者是知止知崇不知禮卑

問居上不驕一節先正以爲効驗子獨以爲功夫

何耶先生曰人不曾實實地做尊德性功夫則隨人說以爲効驗若實落做尊德性功夫始知人非居上便居下除了不驕不倍無處去做尊性功夫

問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興還是興起在位否先生曰若興起在位是與今執筆求官者一也興還當作興起看有道之世又逢有道君子聞其言自然令人感發曰容不幾于持祿保位乎曰容當作容衆看雖無道之世而端默自持目無睢

黄口無毁譽心無是非此非明哲如何

問愚而好自用三段子俱以爲發明爲下不倍是矣然則居上不驕聖人何以不言先生曰聖人生於周末妄言居上何以不驕則是教人以倍何得爲中庸聖人從周只光光心腸安愚安賤不敢反周之道真見周之聖人具三重六事之善配天配地中國蠻貊率土尊親大經大法聰明睿知故惟祖述憲章也曰然則今非周矣當何如爲不倍爲中庸曰

高皇帝繼天立極列聖浴日回天大經大法與堯舜文武同余輩惟確守六諭大義卽是中庸卽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除了六諭更何處討中庸除了

高皇帝及列聖何處見堯舜文武嗟乎今之高明者求其知爲下不倍之義鮮矣譚學妄標新奇妄邦妄更制作倍亦甚矣車書文是王天下禮樂非三重不能作不敢作惟仁人爲能作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祖述堯舜仲尼得堯舜之心如祖述之也憲章文武仲尼得文武之意如憲章之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千古聖賢只有一脈若祖其陳跡襲其彌文即今之熟誦讀典制者亦爲祖述憲章乎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一再無兩大德敦化爲物不貳也小德川流生物不測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人人具有只是不肯承當故

獨歸之至聖曰何先生曰予觀世上人自幼稚

所經歷事不知其幾却一一記得某人某事豈不溥博豈不淵泉曰而時出之難道人人皆有曰子之所問者果時出乎曰筭不得時出曰然則子日間所言所問俱是至聖爲子問爲子言子且待時出之聖謂爾語我則不能加子矣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則聰明聖知與天德是同是異先生曰達天德則無聰明聖知可言矣然則固之義若何曰不有其聰明聖知即無所倚之謂也

詩曰衣錦尚絅章

衣錦尚絅章與首章相照應首章言不覩不聞莫見莫顯此言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聖人發揮此一段中庸可謂苦心之極無奈後世儒者從顯見言動聲色上求越着聲色中庸愈遠無惑乎天命之謂性千古無人識得

問闇然的然其指何似先生曰子知射乎曰知曰子知射之有的乎曰知曰既有的則人得命而

中之便非闇然若闇然即鬼神不得而竊其秘造化不得而窺其似矣竊怪今世儒或標宗旨不知有宗即有的有的豈不曰云

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三者有工夫乎先生曰既說知則已靈明若犯手勢則知反塞而不通虛則知知則遠近風自微顯一一皆具此處言報應亦細矣世人止說佛氏言報應而不及儒者豈不究哉

孟子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子路聞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則字一聞卽喜聞卽拜看他何等胸襟何等氣象再不容一毫想像不容一毫擬議若想像擬議起來聞過是昭我過善言是來教我便喜不成拜不成大舜則再不知有巳一味從人樂取諸人爲善此其所以爲大看得善是天下所共的人與巳再無纖毫隔此處便上下與天地同流吾輩學子路聞

過則喜便爲百世師學禹聞善言則拜便無間然從此希舜之大有機矣

一日先生問劉吉卿曰子近何功曰見過先生曰此千聖心傳且無論聖經賢傳今儒者好闢佛壇經云常見自已過與道即相當曰護短心內非嫵曰若真修行人不見世間過與吾儒有纖毫不同否子若真見過則心自凉心凉非真臻攺過境界不能知能見巳過則必不見世間過

先生曰丁丑羅近溪先生入

賀子莘會于寺中時大衆中先生聞東濵兄言即叩首曰我兄說的是予嘗想此老一叩首平素傲心習氣一時消盡此等受益吾旁窺者知之畢竟此老學得力

又曰孟我疆昔在都中問予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何以作孳孳爲善功夫予當時以意告之近覺除善與人同更何處討孳孳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來同我人人本有箇箇圓成魚遊于水鳥翔于淵無一物能閒之

也

孟子道性善章

真正欲聞道不從性體上透一下又不從諸大聖風光對一下終日言說終日力行如蟻子推磨又如蒼蠅鑽窓永無轉身出頭日你看成靦顏淵公明儀諸大賢便將大舜文王對一下何等力量何等志氣對過一下方才知道本一無古今無賢愚不加不損不增不減爲之即是何也同此耳目同此手足動靜因是不同處彼爲聖

人我爲鄉人見到此自然退縮不得自然推誘不得終日忝因是不同四字忝來忝去不煩告語見舜羹墻几席間也

又曰予輩有不善處見人面紅賊去偷盜處便心跳卽此可見性善之一端信得性善又走惡路是不記性的人生亦死也

人之易其言章

此一節書舊說以人之怪責爲責愚思卽言責之責如論更改制度不思祖宗聰明睿知千思萬

想方成制度豈容輕議卽好爲更改者是也如論人賢否詆毀賢者不知賢者自有本領一語嫉賢終身埋沒如論朱晦翁程伊川之類是也如身在局外動言局中是未嘗以身爲試也登塲一舞舞袖更長故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吾輩欲易其言寧易其心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易平易也樂易也心平易不責人以難得之事心樂易不加人以忿狠之詞敢以是告司言責者

孟子謂樂正子章

樂正子在孟氏之門是高弟子其人善人也信人也然見却不定却又從子敖遊子敖是個兲知見的人樂正子從子敖是爲其知見所動故孟子曉之曰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蓋不從自己性靈上受用空沿門乞食卽餔啜之意若以孟子爲口食責樂正子則亦或人竊履之疑矣雖然樂正子能受此鞭策若他人教亦無所施受教者亦無無地所以責之曰子亦來見

我乎蓋無非責望之意彼受教無地者孟氏去而不追矣

人有不爲章

此是千古眞正道理于各様試來當時蘇子極聰明說伊尹辨天下之大事有天下之大節于家愛此二語說着伊尹心事伊尹耕莘時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不與故卒能伐夏救民以其中無所欲中無所欲則人信之吾輩做秀才中舉中進士做官若世界上醲釅欣艶去處

一毫沾不着這樣人豈不是不爲即未能有爲却是有爲之根基若小小的利害人也欲我也欲人也取我也取甚或踰閑越矩恬不爲怪縱能有爲誰則信之天惟不爲故能大生地惟不爲故能廣生聖惟不爲故能合德天地嗟乎誰知不爲之爲哉

言人之不善章

世上只言二氏說報應此即孟子說報應處論言人之不善必有後患何者人性本善其有不善

偶一念之差吾旣不能使之無不善却又宣揚于人不知所宣揚者還是欲其聞而改乎亦還自已有所忌嫉而故露其短乎此等心腸卽天地鬼神且陰加譴責必有後患故夫子以樂道人之善爲益者三樂之一子嘗謂言人不善不但有後患言時卽有患當言時惟恐人知心中便自有患言後心中猶恐其人之傳之也心便不得安逸患再無已時吾輩能從不言人不善心轉到樂道人之善一味懽欣和暢卽是超鬼

趣入仙路矣

大人者不失章

這一章書孟子指着真心與人看譬如今人說到大人那個不震驚何者是大人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是大人不知這大人只是不失其赤子之真心者也赤子之心真心也見着父母一團親愛見着兄弟一團懽欣何曾費些須擬議思慮何曾費些商量大人只是不失這個真心便是如今不得爲大人何

處見得且就孝親一段看孟子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獨大孝終身慕父母即此可見人之不得爲大人肯在父母身上體貼得不失了赤子之心若就在親心上渾全赤子眞心這便是大人了大人是難做的孟子說得這樣親切容易眞是令人快活孟子生孔子之後亦認得心透故說得如此分明我輩想來聖學不明愁赤子之心空虛把閒見塡實厭赤子之

心眞宰把禮文遮飾儒者以爲希聖要務不知議論日繁去眞心日遠無惟乎大人不多見也孟子後有象山陸子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他堂堂大人此語與孟子千載同符欲學爲大人者勿忽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鄰有富人之子索錢于父靳而不與索于母母間與之又索之妻妻特多于母耳而未慊志逈躬耕辛苦居積與父等隨其所出入而莫之禁因

嘆曰夫父至親也子索而不與母妻雖與而少何如我之自蓄乎夫君子學而可不貴自得也學至自得則不假言說不須安排不須布置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何等居安何等資深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所以君子學貴自得同一洙泗源流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惟顏子深潛純粹妙契聖人之旨不違如愚繼顏子而後惟孟子七篇仁義之旨性善之說如揖讓孔顏一堂繼孟子而後惟周子程子陸子

周子曰聖學一爲要程子曰廓然大公陸子曰宇宙即吾心此等去處非自得何以見得親切如此世之安排道理撐持意見以爲自得明眼者知其爲義襲去自得之旨益深矣

仲尼亟稱於水章

水一也有源泉之水則混混不舍晝夜何者有本故也有七八月間之水則溝澮皆盈涸可立待何者無本故也學之有本者由仁義行任天之便率性之眞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此源泉之

水也無本者是行仁義藻繢以自飾枝葉以自矜的然而日亡此溝澮之水也溝澮之水其來也忽然譬彼枝葉藻繢之流非不驚世駭俗然卒致日亡故君子耻之所以先正教學者吾輩只求日減豈宜日增減盡則無事矣昔先正同門人坐于池邊曰寧爲有源之井無爲無源之池即此章大意又有詩曰如今年老無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此語須當自理會

西子蒙不潔章

此章書孟子極誘人向善說道至美者是西子一蒙不潔个个掩鼻則真不潔可知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夫惡人且可改未必惡可知上帝且欣享人豈能沮抑他何以故此機最活惡性無根一念消除當時即得本心今人見人或幼時少年氣盛稍幹差事後來去悔便作惡他不知其當時所差者其習其意其氣非其性也而今真改方是真性不得沮抑他此章可與伯夷叔齊餓死首陽章互看一個極富的

不傳一個饑餓死的却傳一個美的却令人惡一個極惡的上帝可享賢聖爲人分剖何等界限親切不自家別辨路頭非眼黑則心昏于見邑有爲隸者其行枝甚酷後歸依釋氏嘗念罪過于心喜之然人有竊笑者不知我輩不回頭愧此隸多矣故曰煩惱無邊回頭是岸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此章書見君子一味只是自存自反自憂所以異于人自存者何世間人有慘刻者君子以仁存

心法天地生生之心不敢一毫刻薄世間人有傲亢者君子以禮存心法天地秩序之常不敢一毫輕放仁存心則自愛人不愛人非仁也禮存心則自敬人不敬人非禮也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自然之理也其不能者必仁禮之未至也君子必自反未嘗尤人又不然者必吾誠之未至也君子益自反未嘗尤人終不然者必吾與禽獸無異仁與敬忠之未至也敢歸咎尤人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

朝之患終身之憂即上面自反之功也無一朝之患即上面橫逆之謂也君子所以憂不已者君子只是學舜舜蓋舜見識大在天下後世必如舜而後已再無有尤人時節所以無一朝之患君子異于人者正在此心一也善用之則爲仁禮之君子不善用之則爲橫逆之小人可不慎哉然一味反已則其待已也大且重一味尤人則其待人也大且重

問仁以存心是將仁存心否先生曰將仁存心心

愈不仁矣將禮存心心愈不敬矣仁人心也即心即仁即仁即禮不是湊泊得的予輩在鄉遇橫逆時即將此章熟讀不已怒不解或讀至旬日直至怒忘時始歇方見真異于人處與鄉人作敵不如與舜爲敵

楊龜山云舜在父子則盡父子之倫君臣盡君臣之倫以爲友則盡友道以爲臣盡臣道此所以爲法天下可傳後世

儲子曰章

觀此一章書可見人人可爲堯舜再不必退縮當時孟子在戰國人疑其有異所以王使人瞯之孟子曰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孟氏非願學堯舜苦盡心力心中有灼見安能如此說得伶俐直截人信得身是堯舜自然不容已它日曰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亦類也是與人同出于其類却又與人異既說同是人人可爲既說異又聖人獨爲請思所以出於其類皆是甚能參得出於其類處方纔同得易曰首

出庶物萬國咸寧吾輩未能首出且將身子跳
出世俗圈套內振衣千仞方纔有商量

仁之勝不仁也章

此章書孟氏示人以爲仁之的説道仁之勝不仁
也猶水勝火何者仁存則不仁自無今之爲仁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比不仁更甚夫
既曰爲仁是有志于仁矣何謂以一杯水救一
車薪之火蓋緣有一種人不思仁是陽明的却
去黒漆漆地或去私私愈增去欲欲愈熾或去

制念不知念愈制而心愈紛到不如無事的人到得個安淨可見聖學之宗只是爲仁爲仁只在復禮今諸君初入門工夫在先識仁識仁則仁自無對盈天地無一處非仁無一息不仁無一念不仁如元氣周流不少間隔如精神貫浹不少痿痺那處更許不仁在

羿之教人射章

吾儒規矩彀率安在夫子吾十有五一章便是吾儒規矩彀率十五便志於學學便是明德親民

十五志此三十立此四十不惑此五十知天命此六十耳順此七十從心不踰矩不踰此舍此便謂異端便謂權謀便謂功利學說到明德便不是影響支離擬議註疏了得此眞明天之所以與我者始筭得明德說到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國家天下國家有一人不明明德不筭得親民然其實一事明德必親民親民必明德孔孟一生汲汲皇皇到老不得了到近時以一悟便了至薄一切倫常以爲于性體無礙吾不

知於規矩彀率安在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
必先曰規矩方圓之至也吾道外人倫無規矩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堯舜大聖人也個個可爲可爲又只在孝弟教者
教此學者學此何等簡易何等直截曹交以形
跡求堯舜不知巳身自有堯舜以形跡師孟子
不知家庭自有餘師先生曰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予於孟子亦云先儒又曰軻
之死不得其傳予曰儻果不得其傳則漢唐以

來人俱在昏天黑地過日子那個不依着這孝
弟堯舜其心至今在此孝弟也軻之傳於今者
此孝弟也故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吾輩外此是爲異學

莫非命也章

此章書孟子示人以立命之學命不是吉凶禍福
之命即天命之謂性之命這個命無古無今無
聖無愚無賢無哲無中國無夷狄通是這個命
人當但順受其正便了何爲順受其正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知知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何謂巖墻巖墻是幽陰之地正所謂陰山鬼窟人不知命郤去幽陰地作生涯既知命便向陽明地享現成盡其道而死者是正命桎梏而死者非正命盡其道而死者順受之理也桎梏死者巖墻之下作生涯之謂也孟氏教人立命之學極顯極透徹人信不得莫非命便謂有處是命有處不是命是天有所覆有所不覆何得謂天命

又不肯順受却要逆做以人力勝天功以聞見

勝德性縱做得成個家當拋舍不下明眼者比

之桎梏其不能正命可哀矣

耻之於人大矣章

爲機變之巧者非只汚下之流即從道理上裝點

之類亦是機變之巧不耻不若人人道也惻隱

之心人也無惻隱之心不若人道矣羞惡是非

辭讓之心人也無羞惡是非辭讓之心不若人

道矣于此不用其耻惡乎用其耻從此擬它人

起念者則有止有進性從自己人道上起念則愧奮自生一事不如人往古來今只有此一事此一事即人道也此一事不真則事事不真更何論做得個人耶然一身參天兩地恥非真恥日淪卑汚人耶禽獸耶是在自擇爾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興起也性吾性也進吾往也止吾止也不以人而有不以人而無以有人而興必以無人而廢夫豪傑凡民之特立者豈以人爲進止哉孟子興

於戰國私淑顔學孔子周子興於舂陵皆生於
聖教夌替之後我朝文清薛子興於晉吳聘君
興於豫章白沙陳子興於南海文莊文恭文毅
興于吉洲醫閭興於遼東布衣陳子興於閩王
子興於太洲皆如夌霄之峯四無倚靠挺然特
立究諸君子所至豪傑不足以盡之雖然此非
鄉愿所能也豪傑其性多猛烈多剛氣不囿習
俗不隨衆脚一變至道如馬之跡整者必善走
若柔懦善人其性多畏縮一有慕古之心左顧

右眄東怕人笑西怕人議這樣人一生有甚長進吾輩今日生逢聖明之世薪蒸之化不減文王再不興起眞無良心矣嗟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苗有生機可以人而無生機乎哉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

良知之說自孟氏巳傳至陽明子復拈出示人後世學陽明子者遞相祖傳其功愈密其說愈晦予請再不必別看即看此章良知宛然在前說

道學而能可謂之能不謂之良能惟不學而能謂之良能慮而知可謂之知不謂之良知惟不慮而知謂之良知試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這親親就是仁敬長就是義再不必它求通之東海此仁義同南海北海西海亦此仁義同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亦同此仁義再無有不同的吾輩欲體認良知之教再不必別用心思在家愛親推親親者以親天下在家敬長推敬長者以敬天下一團和順藹

然無閒孩提時節卽此是良知良能現前若以此爲庸行別有妙道靜坐而思稍見靜中境象執以詫於人曰吾有所得連篇累牘斐然可聽不知白日青天見鬼縱歷千刼永無見道之期此非大開巨眼者不能拔此沉淪之苦

楊子取爲我章

孟子此章正不欲學有駐脚處說道楊子只是爲我墨子一於爲人子莫一於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其賊道更甚何者舉一而廢百也孟子

極見性的人東也掃西也掃只是不要人執一
曰然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說非乎曰堯舜
之惟一者一貫之一矣道一而已矣非執一之
謂也堯舜之允執厥中中本自中執而無執卽
中者天下之大本之中非量人已之間而執之
爲中之謂也雖然論執一之害後儒比比皆然
其師偶說敬則遂執敬言誠則遂執誠偶言仁
則遂執仁偶言靜則遂執靜偶言良知則遂執
良知以所耳聞者卽殉至老死不變不知聖賢

千言萬語皆是權說皆是引人之道不思走路一聽柱杖縱跛鱉不止難望其一日千里也

饑者甘食章

口腹之害饑渴害之也人心亦皆有害孟氏只指饑渴不知其所饑渴何事說者謂爲昏夜乞哀之富貴然世之不必乞哀亦有富貴害心者予竊謂此易見也孟子指點不爲此一班人說竊嘗論饑渴害心惟講學之人方有亦惟講學之人知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聖心同太

虛固不必言下此聖門惟屢空顏子方才無此其餘或以多聞多見或以才辨況其他乎今學者動輒勦襲先人陳跡以爲自己寳藏又最微細者認意見憑神識曰吾學在是只求多不求少只求益不求損其害豈有窮嗟乎口腹之害害不過軀體人心之害更屢刼而無出頭之日世之不自害心者有幾耶

堯舜性之也章

由仁義行堯舜性之也及身而成湯武身之也行

仁義五霸假之也五伯仁義亦是假得十分好處惟孟子知其久假不歸故嚴王霸之辨然吾道中亦有霸儒亦有霸學假仁而處自以爲仁矣不知吾性自有仁也假義而行自以爲義矣不知吾性自有義也甚至把持意見妄認緣氣自以爲有得有見俱是惡知其非有也能知其非有者可以語性矣久假不歸然則吾儒必有所歸逃墨者必歸於楊以楊爲歸逃楊者必歸于儒以儒爲歸歸者若家舍然仁義先王之遽

蘆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世之久假不歸者是以蘧蘆爲家舍也吾儒歸在何處天地之性存焉爾

道則高矣美矣章

道在天地間說是高却又平實說是美却又平淡不能引之使高不能降之使卑這就是吾儒繩墨彀率君子淡能引得人向這邊來不能使人啓發雖不能使人啓發其躍如見前也非難也非易善悟者從之耳這樣去處不能爲顏子增

高不能爲公孫丑少貶蓋緣公孫丑以形體求道不以身求道以言求道不以精神求道以玩弄把捉求道不以平淡朴實求道若以身求道則萬物皆備于我何勞孟子說破若以精神求道則心堅石穿若以平淡朴實求道則觸境現前故曰能者從之能者知身卽是道無待外求知精神在我不膺玩弄知道本樸實何事張皇久久自是躍如卽雖欲從之末由也巳與顏子一樣諸賢勉之無負于苦口 曰請問中道而立

曰善哉子問世儒所謂中道而立者如一堂如一邑一都一國之中不知以天視之皆非中也子所謂中者懸崖峭壁不許人挨傍不許人模捉不許人倚着謂之中意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一堂之上千古之下誰是能者吾爲刮目

南皐鄒先生講義合編下卷終